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室山房集卷七十九至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瞿　槐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崔鶴立

謄録監生臣閻　澧

少室山房集卷七十九

明 胡應麟 撰

七言絶句八十首

再題大雅堂七首為東陽盧生

十尺荆榛峽口濤千年遺搆蜀雲高堂成莫話幽憂事列座王楊盡彩毫

半壁天南八詠樓陽春今在瀫溪頭華堂肯借抽毫客

五夜如椽拂斗牛

千樹桃花送夕陽莫愁家住石城傍從今再覩清商調絶勝當年白玉堂李義山詩又入盧家妬玉堂

靈隱高僧卧佛廬參軍亦傍紫微居丹梯莫話盧敖杖三百篇成奏玉除

清川如玉抱前村處士當年舊蓽門破屋數間君莫笑千秋大厦有雲孫韓贈盧仝詩破屋數間而已矣

珠箔銀屏賦浪裁美人何處問瑶臺欝金堂上雙棲燕

妬殺君家少婦才沈盧家少婦鬱金堂又玉川有當時我醉美人家詩

屈指河山罷酒徒華陽重見李生無知交尚有盧鴻在

如意狂敲碎玉壺盧甞及李能茂游蓋其公邑人

汪明府以校文來武林旬日别去追送四章

乍擁軒車到六橋不堪江浦繫蘭橈飛檣百尺西風裡

萬壑千巖送暮潮

堤上明霞躍紫騮接天絃管帶瓊樓漫將桃李誇梁國

采盡芳蘭瀫水頭

迢遞朱絃百里鳴朱衣仍傍棘闈行新裁何限淮南桂
滿路飄香入帝城
星斗崑崙一柱懸文光千丈燭龍泉渾忘鹵簿江州貴
寂寂衡盧問太玄
同黄生過方生仲闇適沙棠入湖曲因寄聲留
棹子夜同醉狹斜中
天際樓臺掛碧空芙蓉十里褪殘紅岳王祠畔狂歌發
何限湖山夕照中

縹緲寒光石磴幽佳人無賴木蘭舟青帆莫便乘風去子夜錢塘載莫愁

祝遜之訂約新秋過湖上不至

湖畔秋風日夜過東來舴艋定如何蒹葭滿目澄江上不分蘭隂墜露多

秋晚再寄祝遜之

老去馮唐不解愁南山秋色暮悠悠歌殘白石無人和荒草斜陽獨飯牛

聞弇州續集殺青寄懷王同伯昆季四首

四部重開詫汗牛千金懸市定誰讐風霜字字遙天外
悵望如椽白玉樓

副在名山更殺青茫茫元氣走羣靈從知百氏毫端廢
可道傳家但一經

百尺危欄跨紫虛青藜遙夜燭前除莫言中壘慵疎甚
閣上曾讐太乙書

萬顆驪龍抱月圓江河不廢異時傳琳瑯何限堦庭下

次第三株拂斗躔

新秋再寄同伯

柳色金閶半夕陽鱸魚雖好未堪嘗莫言方外狂司馬多少樓船鴨緑傍

夢弇園懷逸季茂才

極目婁江大海潯弇園秋色夢中尋興懷莫話蘭亭序玉樹瑯琊正滿林

黄生九斗攜所業千里過訪于其别也贈以絶

句六章

萬仞潮頭濺客衣布帆無恙雪中飛推篷面面青山色已到嚴陵白石磯

千里遙遙問字船海天長嘯白虹懸還家莫話相如壁攜得成都舊太玄

冞冞青雲結駟遊沾沾白雪斷鴻愁何來意氣縱横甚昨日龍門御李侯時諸士以賓興至

縹緲仙都挂碧空石門飛瀑亂雲中他時倘為名山出

雙屐巖前候謝公

秋風秋葉亂山蒼踏盡秋山到遂昌問訊故園樵牧侶只今誰住鄭公鄉鄭遂昌元祐在勝國有文名

掃石題詩坐綠苔黄家羣從最多才無雙漫自誇江夏次第三珠照玉臺

題册贈凌别駕二首

絃歌百里畫簾深桃李千家接上林試問琊刀臨瀫水何如飛舄向蘭陰凌時署篆邑中

仙吏仍浮剡水槎天都縹緲接金華官衙盡説囊如水
攜得芙蓉幾片霞

題林孝廉園池四絶

百頃風潭照玉壺清鱗白石擁菰蒲沙棠獨抱夷光卧
何事風濤汎五湖

右浣花池

八面疎櫺挂夕陽樓頭雲色尚飛揚屋梁咫尺親顔在
不用褰帷望太行

右飛雲榭

古檜崚崚映夾池虛亭十尺鎻漣漪朝來載酒誰相過正值揚雲賦就時

右清漣館

縹緲精廬入望遐芙蓉秋水舊生涯如椽莫笑書生筆十丈亭亭照暮霞

右振秀軒

題祝山人樹勳棲雲軒四首

掩逕蕭蕭木葉閒千將明滅動星文青山獨據胡床坐閒看中條石上雲

木末飛軒面水流終南遙挂萬峯秋玄關白日重重閉不放飛雲去嶺頭

一逕莓苔盡日封匡床雲色卧雙龍羅浮四百青天外不認飛來第幾峯

十二巫峯挂楚臺高唐新賦定誰裁莫言神女朝行倦夜夜閒雲卧榻來

送祝如華二首

抗手玄亭話別離青衫憔悴越江湄那堪獨宿孤舟上
潮落錢塘夜雨時

十載高山託素琴朱絃無處覓知音飛霜落月河橋畔
惆悵行人發武陵

履素使君邀集衙齋中駉君出迓僅五齡風儀
韶潤而衣裳楚楚如老成人賦贈二絕

三尺龍淵掌上持亭亭寒玉照風儀機雲漫自誇年少

又觀雲間小陸奇
徑寸驪珠夜色懸衣裳楚楚畫堂前抽毫異日蘭臺坐
會學盈川賦渾天
吳德符損餉宣德茶盂二枚因淪天池新焙賦
二絶以賞之
柴汝官哥各浪傳摩娑秋色到龍泉筵中宣德新磁在
笑殺何郎食萬錢
把贈雙珍破寂寥龍團𦊆雪亂雲飄瑯琊舊著煎茶賦

已說宣窰勝定窰

臥病經旬吳生持所業新詩來謁詠其精進賦

贈二章

何人不羨濟川功策石虛傳大海東莫笑老爲題柱客

當年曾住玉華宫

獨綰金繩繫法輪重施寶筏架迷津亦知黄檗前身是

肯作恒河自渡人

蘭江竹枝詞十二首 夜飲浮梁懷大學士趙公

兩岸清溪中有洲山花紅白遍溪頭聞說西門好風景大家同上木蘭舟

蘭陰蒼蒼北固遥中洲水面似金焦欲把湖頭比溪上若個三山在六橋

飲水白虹千丈强來來去去罷褰裳中流不礙叅行客隔水休呼夜渡娘

渡口狂風掀白蘋鷁波猛浪不愁人作宵西崦踏青罷明到蘭陰賽水神

苧蘿村中花滿蹊盧江亦有仲卿妻銀釧金釵照溪水
往往來來唱大堤
嚴陵東頭七里灘家家門户釣魚竿良人作夜趂潮去
將船賣酒入臨安
四柱凌雲排六鰲鐵絙高繫最堅牢水母難興泗洲浪
蛟精不作九江濤
溪上浮梁春漲平濛濛烟霧懶回程風秋潭上踏歌去
水遠山高無限情

鄭村渡口風浪多魚船來去疾如梭相邀女伴到梁下一時同唱采菱歌

三百闌干浮碧空笙歌繚繞暮雲中天香夜半廣寒落錯認銀橋在月宫

金臺尖高高挿天俯江樓俯夕陽邊當年板築遒荒野令日舟梁濟大川

城南迴望告天臺衢夔悠悠二水來清獻前身為時出蕭然琴鶴在蓬萊

贈霓裳十二首

響遏行雲未足多陽春流水定如何夜來小玉飛銀漢傳得開元第一歌

一枝明艷照窻紗曾事仙人萼緑華唱徹山香蓬島上瑶池千樹盡飛花

玉面朱唇陌上逢香車油壁乍從容莫教行雨峯頭去尋遍巫山十二重

睡足紗窻晝漏遲白櫻桃下畫蛾眉珠簾百尺重門閉

沉水香銷月上時

金屋何曾盼阿嬌臨春歌吹總寥寥遥空一片飛雲駐

人倚危闌弄玉簫

月底朱絲競管絃風前紅袖趁鞦韆爭誇静婉腰圍細

不解湖頭唱采蓮樂府有張静婉采蓮曲

紫燕雙飛掠畫樓黃鸎百囀和箜篌妖姬十五顔如玉

底事長干嘆莫愁

女伴相攜鬬晚粧風鬟雲鬢若耶傍乍宵湖上歸來晚

阿姊同遊字蕙芳

振袂飛霜襲彩毫新聲頻奏鬱輪袍十千長恨真堪買

三百靈光漫詫豪

瘦妻羸女各傷神紫鳳天吳拆洗頻笑殺杜陵溪水畔

雲鬟香霧是何人

七香霞珮午珊珊駿馬金羈照玉顏跋扈飛揚湖海上

前身莫是李東山

園桃巷柳色紛紛素口蠻腰並出羣不信寒酸饒下駟

西京誰並卓文君藝苑巵言云退之桃柳樂天蠻素皆寒酸所得

題藝苑五游册有序

新都程太學文東博雅多藝能摛詞染翰外琴弈丹青咸躋其妙余為題册曰藝苑五游

玉軫閒揮望太空目隨中散送征鴻無勞郢國千人和白雪晴飛大海東

右琴

杖底雙龍跨夕陽荒村仙嫗坐更長枯棊三百無人共

零亂青霞滿石床

右碁

八法縱横晉永和鸞箋十幅照春羅科頭獨抱蘭亭帖

散步臨池看白鵝

右書

沉水香焚白玉壺洞門深鎖碧雲孤窻明几淨人聲絶

閒寫初平叱石圖

右畫

獨坐匡床枕半敧山堂寒雨漲秋池夜闌松子前墻落

吟得襄陽五字詩

右詩

曳杖村西閑步見壁間二語甚佳而不知名字

漫為易數字足成之

紅白花開籬豆齊野人茅屋亂雲西庭前桑樹老無葉

日午鄰雞飛上啼

少室山房集卷七十九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

明 胡應麟 撰

七言絶句八十一首

題徐惟得冲漠齋十二絶 有序

徐惟得使君人貌天行超然物表築茅齋數椽於楚水之上而以冲漠名厥旨邃矣海内諸名流競賦新詩爛然卷軸顧獨於名館之

義淵焉余乃竊取古今達人微言與旨與沖漠相發明者始壺丘太沖終曇雲陽恬淡凡十有二氏而各繫七言一章義取循名館中山川景物畧而弗具使君有讀當仍舉桑落十餘觥頹然捧腹于北窻之下也

壺丘示觀

寂寂玄關閉萬緣頹然一榻抱枯禪天游未許時人識

正是壺丘入觀年

姑射凝神

肌膚綽約瑩秋霜絕頂凝神眺八荒得喪窅然天地外
不知身世住何鄉

鄭圃御風

羊角鵬程快羽毛罡風八極送飛濤窅然天際真人度
始信長沙蹋翼勞

南郭隱几

靜坐焚香一畝宮灰心槁念夕陽中那能濫作吹竽容

凭几蕭然萬慮空

化人躡景

振袂翩翩到北辰中天城闕跨金銀誰言半畝差容膝

十二瑶臺屬化人

華胥夢游

勇退何人犯急流分司猶攝醉鄉侯朝來夢入華胥界

一榻軒皇盡意游

摩詰散花

擲戟歸來理釣竿不將零露望金盤飛花散盡三千界丈室分明有大觀

少林面壁

勇猛精修萬刼離窮年枯坐更何疑為言一葦浮江日可似三花面壁時

雪山空寂

戰勝歸來巖穴間空花落盡閉禪關大千世㔟㝠心處恍惚當時坐雪山

五臺清涼

古寺清涼闢草萊三湘門巷半莓苔翩然杖錫騰空去閒看飛雲落五臺

漆園逍遥

一枝殊自慰鷦鷯身世千年付泬寥北海南溟俱莫問長空何處不逍遥

曇陽恬澹

空山寂寂午聞雞一路桃花照舊蹊漫說婁江恬淡觀

真仙今在武陵西使君居去武陵甚邇故云

又題八絶

蒸青閣

疊搆危梯入窈冥長空不斷暮天青松陰竹色憑欄處次第千山入畫屏

白雲洞

石洞蒼茫閉水簾碧窻雲冷玉龍潛不妨行雨邀巫峽猶記爲霖出傅岩

水竹居

嫋娜千竿翠欲沉一區烟雨坐來深君恩乞與瀟湘地閒聽蒼龍日夜吟

習家池

峴首穹碑百尺遺襄陽仍覩習家池如泥不學山公醉自唱銅鞮峴接䍦

九玄室

畫棟雕甍挾斗牛瑤箱瓊笈鎖層樓五千何代傳周史

三萬當今跨鄴侯

適意軒

九列三孤亦偶然能將簪紱誤流年歸期趂得西風蚤何限鱸魚七澤前

四顧亭

萬壑千巖照眼明中天蒼翠撲檐楹憑欄四顧皆秋色疑是山陰道上行

偃息居

水擊天飛快羽翰巢林聊借一枝安參差已熟邯鄲道
枕上從他萬刼殘

即席

刺史蘇州欲斷腸腰圍尺六舞霓裳若為並作盧家燕
雙宿雙飛玳瑁梁

萬伯修中丞東巡歌十首

大纛高牙拂絳霄青袍白馬似風飈千帆掣海鯨波靜
萬礮搏空蜃市消

三千門客報晨雞八百家丁耀水犀何處精兵逾代北
由來飛將出山西
平倭望海説劉江閩越新傳戚繼光底似中丞文武畧
彎弧飛檄到扶桑
平壤王京鐵騎屯西飛青政盡游魂笑他定遠空投筆
華髮蕭蕭望玉門
對馬洲前積甲懸黑雲東起霧連天轅門夜縛平行長
露布星飛北極前

闢白頭梟太白旗白狼河上羽書馳樓船却笑文皇帝百萬裯戈困不支

麾下俱封萬户侯金戈淨洗薩摩洲山城肥後諸酋長叩顙遥天拜玉旒

詩才舊壓丁都護將畧平欺霍冠軍一代雞林傳麗句千秋麟閣畫元勲

爛漫黄金百尺臺將軍飛騎入蓬萊何須更奏征東曲十八鐃歌盡手裁

萬甲憑陵大海東清江鴨綠亂流紅元戎奏凱歸來日
天子晨開碣石宮

送安頭陀還蘭陰作同少傅公四首

野鶴孤雲去路長袈裟隨處謁空王楞伽一卷焚香坐
先到裴公綠野堂

百丈金身照綠苔青蓮瓔珞護瑤臺天龍一指猶堪豎
莫詫西方大士來

十年湖海話禪機歸問雲山舊衲衣後夜月明金錫冷

遥空笙鶴不停飛

六洞三山次第看白雲迴望滿長安何須更覔蓮花藏

一代金輪屬宰官

東園四時詞

尺書何處候青鸞吟遍東風十二欄金谷樓臺春尚蚤

海棠憔悴不禁寒春

薰風長日度簾鉤河朔園林總勝遊珠箔銀屏清吹滿

石榴花底按梁州夏

朝來簷樹著新霜小玉銀箏抱雁行紅蓼碧蘆秋十里
不知亭榭在瀟湘 秋

雪片高天墜草廬瑤臺鸞鶴望清虛梅花萬樹孤山下
何似橋頭策蹇驢 冬

王太學至卿一子四歲未能言嘗兩遇大尼夢
異僧獲存或夙生有緣習也一絕紀之

似夢如癡畫閣前前身誰為閣梯仙三生我亦瓊樓客
一墮風塵四十年

王生庭中二雛鶴見余甚狎即席贈詩二章

尺八翩翻鳳鳥文雌雄追逐氣凌雲怪來花下如相識曾是當年鸛鶴羣

凌風相逐下瑤池雪羽霞標燦陸離自是主人多逸興庭前雙鶴解看碁

題浮屠秋溟卷時以姑布術遊都下

扶餘國小漫稱王定遠封來白髮長自是青蓮多傲骨錯將奇句恨昭陽

射虎年來漸白頭南山風雪夜悠悠他時太史傳飛將
肯信平陽第一籌

萬伯修東巡歌八首

麟閣由來畫虎頭轅門此日拜貂裘金泥玉璽從天下
御筆親題定遠侯

聞道將軍武畧饒頻年横槊絶臨洮酡酥一醉樓船上
十萬雄師已渡遼

親提精甲到平襄汛掃鯨鯢百丈強莫詫伏波年尚少

大標銅柱在扶桑

征馬翩翩度北風千將曾授白猿公胡床靜夜梅花落

萬騎長驅一嘯中

鐵甲三千照大幢金戈百萬洗長江前茅壯士謳歌發

一箭天山夜請降

無定河邊息鼓笳受降城下聽琵琶何勞更問燕然碣

萬丈穹碑勒海涯

山西諸將定誰賢烈烈營平四海傳盡掃先零何足道

千秋勳業付屯田
露布千言盡手裁霜笳奏凱入蓬萊西京枉貌麒麟閣
文武何人吉甫才
王行父惠簟賦謝二絶
伏天無處避斜曛氷簟何由借鶴羣漫作巫娥雲雨夢
月明環珮下湘君
珠簾十二照華堂一卷湘雲白日長已悉王恭無長物
莫教殘夜踞胡床

再送遠遊明府二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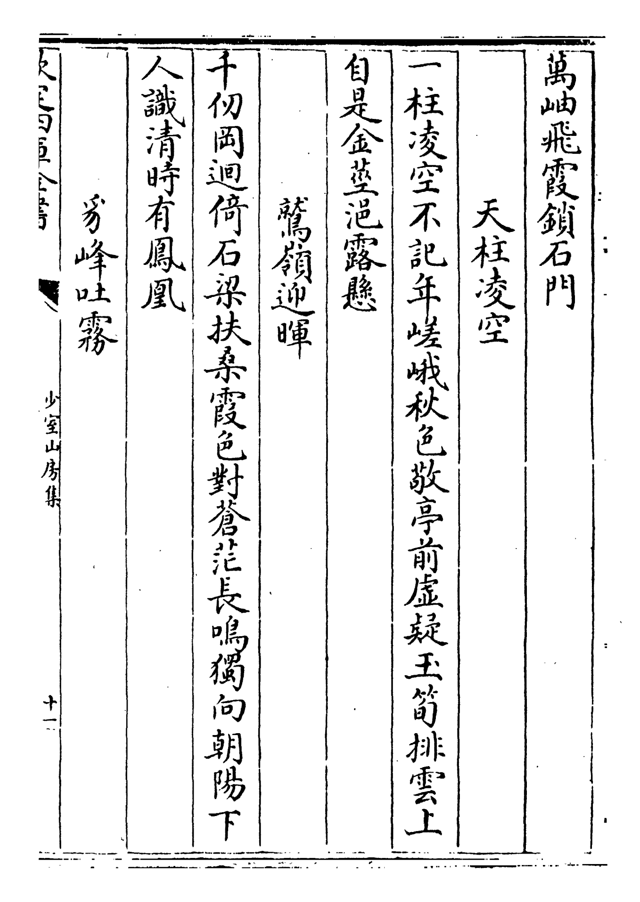
一葉晴飛大海傍東南雲色滿錢塘誰言薊闕三千里夜夜雙鳬入上陽

千秋重覩豫章材五夜狂歌雪色來莫向斗牛占紫氣雌雄龍劍合燕臺

玉城十景為侍御涇邑葉公賦

石門鎖翠

峭壁危崖暮靄屯桃花開落自乾坤中天積翠無人到



萬岫飛霞鎖石門

天柱凌空

一柱凌空不記年嵯峨秋色敬亭前虛疑玉笋排雲上
自是金莖浥露懸

鷲嶺迎暉

千仞岡迴倚石梁扶桑霞色對蒼茫長鳴獨向朝陽下
人識清時有鳳凰

豸峰吐霧

古岫飛霜日月寒動摇山岳惠文彈誰言絳闕仙人僑恰是烏臺柱史冠

蘭津望月

種竹聊依宛水頭栽花仍記瀫川遊萬家明月懸秋浦千尺飛虹鎖暮流

柏塢飛霜

翠葢亭亭繡作衣虬鬚龍甲互相依風稜恍惚臺端見霜色參差柱後飛

考水涵珠

噴雪鳴環斷世塵胡床誰識洞中春花浮片玉來青澗

樹列三珠對紫宸

桓城映玉

萬堞嵯峨照水明紛紛鸞鶴下瑤京狂來欲趁罡風起

十二樓臺望五城

五老排雲

晴巒一望紫烟重玉洞桃花處處逢蚤晚排雲閶闔畔

天門遙揷五芙蓉

三台輔斗

鼎立蒼峰峙翠岧遙看銀漢列三台誰言拔地三千丈斗色平連上帝臺

余家藏道復水墨牡丹紛披老筆而扇頭折枝淺絳豐肌曼色嫣然襲人更題一絶于便面

右

誰寫天真第一枝盈盈霞色照軒墀多情錯認楊妃醉

亭倚沉香日暮時

永叔挾小友鄭生入都生年甫十六美秀工奕酒中持素册進余乞詩戲成四絶

石梁天際夢魂勞雙別仙姝渡海濤綺閣紗厨春晝永一枰閒對鄭櫻桃

清簟疏簾奕未停楚江雲雨正冥冥莫教夜半成虛約辜負燈花落小亭杜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奕棋

綠髮朱顏羨子都楸枰拂拭倩華襦摧鋒謾自誇年少

一著還須讓老夫宋人送徐師川語

長鋏翩翩海上遊明光謁帝暫依劉無勞更賭宣城郡

一局龍陽已拜侯

題趙太常山居四絶

眠雲洞

疊嶺層崖落照懸桃花萬朶浴飛泉玄關盡日封雲氣

一任羣羊化石眠

凌翠樓

傑構中天翠欲流罡風迴合亂雲愁何當八翼淩空去
長嘯三山十二樓

薜荔園

流水柴門白兔宫一區晴鎖萬山中成功會著荷衣返
入夢休猜蕙帳空

緑蔭池

千緑蕭森映夾池此君長日對支頤泠然詩思清神骨
何似山陰夜汛時

寄祝華父郭汝冲㳀明元

夾岸晴波潋緑苔青帆遥遡大江來相逢問訊蘭陰容蚤趂桃花上越臺

一夜帆飛潋水潯南屏山色望來深燈花落盡棋敲罷兩屐春風到武林

春日過𥞊生齋頭米仲詔倪迂擴本在焉披閱數過吳楓秋色照人眉睫恨不攜緑蓑青笠容與其閒作竟日主人也

野渡無人盡日閒茅亭斜挿亂雲間不知簷外秋多少
一片闗仝畫裡山

題壁

千觴欲盡尊前酒七盌曾傾月下茶莫笑盧同憐赤脚
當時曾醉美人家

趙相國以絲布衣材見貽

霧展霞舒簟色匀清風兩腋度綸巾從知黄閣絲綸在
不是塵中襯襯人

謝趙相國借湘竹榻

落魄宗郎愛卧遊十年湖海夢魂愁朝來一榻平津至何事陳登百尺樓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一

明　胡應麟　撰

序九首

弇州先生四部稾序

原闕

今稱集大成焉學者往往謂六經匪可

以文章言而仲尼之集大成庸詎槩以文章之一節姑
亡論已語文章於三代之下則在百氏矣軻以儒周以
道非以法不韋以雜短長以縱橫丘明高赤以編年向
固曄壽以紀傳斯以書誼以論江左六朝以偶儷唐宋
而下諸子以雜文原玉以騷卿雲以賦唐山子樂以樂
府乘陵操植以古風勃照鄰賓王太白以歌行佺期之
問維顥頎昌齡參以律絶皆傑然各名所長迺上下數
千年間未有總攝會萃而統于一者譚藝之士不得已

則判逑為二而取漢之遷唐之甫以當之咸曰集厥大成矣夫遷吾亡論其聲詩即一史外若騷若賦若子胡以弗少槩見也甫吾亡論其紀述即諸律外若樂若選若絶胡以弗皆中程也曰遷曰甫誠哉數千年間出而較彼一偏之技猶然陷缺若斯矧乎搴百氏之長極二逑之趣洋洋纚纚以自樹一代之言之人也姬周而降可易得其仿彿哉葢至明而東海之上有弇州先生出焉高皇帝手闢洪荒載造區寓文軌所訖悉主悉臣擬

諸漢唐功德逴邈而二百餘禩綦隆之化烝薰灝湏洽為泰和於是乎造物者始盡發天地之材全畀名世之士而弇州王先生巍然崛起東海之上以一人奄古今制作而有之先生靈異夙根神穎天發瓌質絶抱八斗五車眇不足言弱冠登朝横行壇坫首建旗鼓華夏耳目固已一新中罹家艱載颺臺省暨乎晚歲籍僊苑覲帝宸中間動息起居詘信榮蹇造次顛沛壹發攄於文章雖咳唾呻吟嬉笑怒罵世咸傳誦以為法則當嘉隆

萬歷際亡論藝士鴻流薄海内外無思不服即嬰兒走卒里婦擔夫西南裔夷江淮草木靡弗知有弇州先生也者遂使金石之藏延亘六合珠璣之散充斥八表至四部二稾出而古今著述盡廢於我明矣其為卷也四百有奇其為言也兆億靡量合宫衢室軒豁其規模大吕雲門邕和其音調火齊木難絢揚其色彩湛盧飛景震耀其光鋩祥麟瑞鷟容與其威儀天驥神龍跌宕其步驟夸父巨靈堅强其骨力皇娥趙燕綽約其丰神赤

明龍漢渺邈其津梁兆率須彌惝怳其境界何體弗備何格弗包何意弗規何法弗典何辭弗鑄何理弗融何今弗離何古弗合九騷則屈宋之閎深也十賦則馬揚之鉅麗也逸篇則左國之瑰瑋也劄記則公穀之峑峩也序說則孟莊韓吕之雄高也志傳則班劉陳范之贍密也書牘之淩厲縱横其比蹤上蔡乎論著之豐溢渾厚其合轍長沙乎四六之整而流艷而發其含吐江左蹈籍唐初乎性碩之文俶以奥韓之力去陳言乎山水

之文卓以詭柳之大放厥辭乎廊廟之文達以昌軾之源泉混混乎而雅頌祖述商周鐃歌憲章漢魏樂府憑陵八代古風馳驟兩都歌行出鬼入神勝擲乎駱盧崔李律絶超凡入聖奔走乎沈宋岑王總先生諸所撰造周視乎古昔宗工不必執甫以難遷第即遷所長與遷角而遷弗勝也而遷之短于所長者先生饒爲之不必執遷以難甫第即甫所長與甫角而甫弗勝也而甫之短於所長者先生饒為之不必合遷甫以難諸作者第

卽諸作者所長以角諸作者而諸作者弗勝也而其凡有所短先生又各饒為之大哉先生之於文章乎猶崑崙峻極中天而五岳其佐命猶渤澥渟泓大地而四瀆其支流猶清寧奠冒羣生而象形靡弗該猶化育范型庶彙而氣韻靡弗肖庶幾哉混合大千深入不二兼收廣蓄亡所成名戰國以來一人而已迺先生學術尤有不易言者卮言宛委筆記諸編覈元會運世之始終酌皇王帝霸之高下洞仙釋怪神之窅眇抉昆蟲卉木之

幽微以迨一技一長之淺深工拙王仲任秘其論衡張司空刪其博物劉參軍謝其類苑虞少監失其秘書梁太子隘其選裁鍾記室陋其品藻是又疇昔文人蔑能儷得先生顧網羅囊括恢恢有餘嗟乎先生之於斯術也可謂至矣極矣美善盡矣蔑以加矣三代六經既亡既邈不有先生孰與集文章之大成哉不有先生孰與集文章之大成哉即以宣父門庭而差文學之科標詞命之軌先生非升堂之素相則入室之上賓司馬汪公

有言宇宙文章維先生猷維先生亦自謂前亡昔人後亡來者諒哉言乎不我欺也應麟束髮操觚服膺大業次公紹介獲附忘年猥擇芻蕘面命玆序倘曰阿私所好古今方册具存昔翰林屬撰於陽氷吏侍申盟于皇甫千百世下當以不佞為知言已

兩岳遊序

方可大謫官汝南亡弗以吏事難可大者卽知可大能吏事又亡弗以冗秩難可大者迺可大閒命無幾微怏

快色也顧大喜自得曰吾夢寐嵩岱兩岳十年矣今謫官汝嵩三十六峯在吾几席間而道出齊魯岱宗梁父復當吾車轍庸詎非造物者以一官私余遊哉于是亟命駕而東要友人于太史可遠相與躡天門日觀恣攬封禪萬家遺蹟秦皇漢武所駐驆處夜半觀日出大海扶桑方丈雲霧熾煜盪胷決眥洋洋乎宇宙大觀也已乃飄然一葦浮河入洛下車涖政民用太和公事之暇屏去騶從扶杖曳屐登太少二室絶頂俯首中原千里

一色空同王屋浮丘廣成若可左右望而招者神情飛動逸思橫發長謠短歌寓目輙書合前與太史同賦得雜體若干首而總目之曰兩岳遊而走書溵水之上曰奠吾子一言序之夫域内名山大川無慮百千十而瑰瑋絶特以岳稱者僅五五岳相望奚啻百千里而岱宗為羣望首嵩高當天地中尤世所爭先快覩者史稱尚子平遊五岳至屛家累絶人事而嚴君平氏終身遊僅得其四天于畸人逸士猶或靳之可大特以一謫官不

閱歲而兩陟其顛遍窮其勝且歷以詩篇紀之為篋笥中物胡造物之獨私于可大也可大尊人大司空宏勲茂烈震燿今古以身為斯文盟主四十年而余猥以童子當國士之盼曩者南還之夕定交可大稱觴秉燭窮日達旦語語開元皇初上事迺今三復玆編氣骨高華聲調閎爽真若與泰岱嵩高爭雄萬仞之表者非其才横絶一世能然乎哉昔屈原賈生皆以忤時貴見擯斥比余讀其文詞誠極才人之致而悽愴憤鬱識者病之

可大少年材美無謝兩生顧所為諸詩特悠然曠適過長沙三閭逺甚固宜隨試輙效當盤錯位畀冗而卓然穎脫無難也雖然今可大且踵大司空故武膺内召入承明勒著作于石渠金馬即欲復為玆遊不可得而余幽憂疾病自放塵世之外方圖以雕蟲敝帚託之名山大川可大行矣兩岳之遊造物且以私不佞矣

素軒吟稿序

素軒先生詩一卷古體若干首五七言律絶若干首泊

詩餘若干首邦相明府既以屬不佞校之矣則復命不佞為之叙素軒先生者邦相尊人封繕部公也先生少習舉子業稍不售輙棄去築丈室龍沙上命曰素軒朝夕卧其中取古今名能詩家語恣讀之凡境有所會情有所鍾遇有所觸以至牢騷愁怨燕遊賞適寄憶酬贈一一而鳴之于詩既邦相成進士先生沐貤封膺寵命顯重矣而其好為吟顧愈益甚時時出遊西山南浦間分樵青牧子半席騣而遇之一翁蒼顏野服跨蹇驢執

鞭策作推敲狀童子操几杖其後大類深山窮谷有道者不知其貴人父也先生質力材具于詩故足躋上乘方極軌而其大旨要在陶寫性靈標舉興象以自愉快不欲以矯峻刻厲自見故其為詩沖和恬泊優游雅適宛然太古康衢冉里之遺卽偉詞奇句時出間發而卒歸之用意忠厚其於詩家者流蓋粹乎根極情性之正非世稱述文人墨客可比迹上下也明詩之盛盛于弘正李何一倡諸君子從而和之聲調未舒異者輒議其

後嘉靖中李于鱗氏出而獻吉復尊至王長公勃興江左遂掺百代風雅柄次公繼起齊驅競爽一時周旋中原肩荷大業者亡慮數家而嘉隆之際幾軼唐漢若邦相其最著者也邦相雅善兩王先生顧以其餘謬推轂不佞不佞既素習邦相而於其來令吾邑也益相與提挈為不朽計恒意其文辭得於天挺獨詣乃今而得之素軒先生夫江出岷嶺其始濫觴河流之發崑崙涉者可褰裳渡及其排砥柱絶吕梁滙為洞庭彭蠡雲夢之

澤浩渵溷洞滔滔日夜以赴之乎尾閭之壑而後江河之大觀斯極迺以窮其源則謂非出岷嶺崑崙不可故夫讀詩者讀素軒先生而邦相槩可見矣先生於詞尤工是歲以邦相迎養來蘭不佞獲以通家子謁庭下不閱月輒促駕曰吾以返初服也詎以吾一人故旦夕曠子百里任吾得歸卧故素軒中足矣既抵家則以一奚囊貯詩若詞謂邦相善為而翁論次付之梓庶幾俟他日揚子雲者毋令而翁今世籍而爵位重而後世復籍

而文辭以重也益先生所為自期待者如此

方外吟序

鹿城雁蕩之區奇秀甲天下故生長其間者率清遠夷曠瞬然埃壒之表至發為詩歌亦往往與其人類益山川之助云余所知者布衣康裕卿裕卿以詩名家隆萬間余與交最久且善裕卿下世余亦謝病谿上杜門高枕不復通一客壬午之歲忽有投剌稱永嘉林山人者余倒屣揖進與語覩其狀翩翩野鶴然居數日輙別去

是歲山人再過谿上手一編謁余余亟取讀之則山人近游武夷泊閩中諸作也山人于詩偏好王維孟浩然故不為刻酷雄深奔宕語而興象蕭疎神情玄暢如藉茂草蔭長松臨水登山嗒然竟日每一誦之輙使人有輕世遺累蜉蝣方外意即亡論其格極其才窮其致摩詰襄陽門戶無難入也談者以為山人家雁宕而客武夷奄有二方之勝宜所為詩宛類其人若此今秋山人益誹泛舟下錢塘並四明遍走吳閶白下贄其詩以謁

海内作者因固請一言為臨歧之贈余辭弗獲則進山人謂曰子游方之外者也吾何以贈子雖然子今橐中裝亦僅一武夷耳夫會稽秦望天目之山大禹之穴洞庭七十有二之峰金陵石城龍盤虎踞之氣浸以具區滙以長江控以大海其勝不知視武夷何如其鉅麗瑰瑋什伯武夷不啻然皆余曩昔杖屨間物也今於子之行盡輟以贈子異時再過谿上手一編以示我更有進于是者庶子之游為不負而吾之贈為不虛哉山人曰

諸敬奉胡先生之教以行

吳生德符詩序

新都詩派肇自許宣平李供奉讀其静夜明月穿雲翠微二咏至以為神仙歷千餘載而汪伯玉以閎深傑異之才壁立嘉隆諸子之際風骨稜然典刑大雅重以兼收廣納流壤靡遺一時彬彬家隋珠而人和璞葢司馬之勛于是為烈而詞塲接踵有指不勝屈者矣乃余獨以吳生德符為難能吳生溪南巨族也少從父祖業鹺

客武林歙人占籍武林亡慮十三四率富商名賈以貲力泉貨自雄子弟遊閒鮮裘馬飾輿隸挾毛嬙子都張吹六橋三竺間據湖山為湯沐最上畜書畫鼎彝然香煮茗容與太平之世而生顧翹然自奮于詩歌凡衆所競趨裘馬輿隸毛嬙子都亡一足芥其中而滑其好卽書畫鼎彝指一間染焉而有未嘗數數者僦居委巷棲一室青苔黃葉中撚髭擁褐朝呻夕吟夢寐所游從羮牆所揖遜亡非漢魏盛唐也者其口呐若不能言而縱

談古今則懸河注海而酌之莫窮其際其容瘁若不勝衣而揚扢千秋之上則撫劒顧盼而追逐作者于九原其意矯矯舉一世鮮當其衷而獨以昌陽羊芰之嗜偏注于不佞其為詩掃去一切巧曼浮詭尖纖之敝習而力追大雅之上乘醇乎太羮玄酒之遺味冲乎高山流水之遺音邈乎土鉶瓦缶之遺軌沈而深之擴而大之其必傳于后世斷斷乎其亡惑也嗟乎詩至嘉隆聲律之途斯為極盛而薫蕕禾稗並蔓叢生間者二三遺老

相繼喪頹子夜繁音淪浹心髓即豪傑儁流時溺其說生也獨崛起紛華靡麗之交正色抗詞推而遠之匪其勇兼人其才軼俗其識曠世足萬一語此乎此余所為戛戛嘆其難能而每讀其詩輙為之擊節而三倒也俾司馬公在且把臂入林延之上坐惜乎其弗可復作徒使生以昌陽棗芰之嗜日偏注于不佞不佞于是悵悵乎有餘慨矣

璺肇迹軒農長沙發其獨智首揭羣方津筏千載繼之稚川之肘後思邈之千金洎近代劉張四氏備矣顧載籍浩如伏習者類不無望洋之嘆而晚近世病情紛拏百變刻舟緣木又往往以陳言束之此易水張元素氏所以有古方今疾之嘆也新都張君柏弱冠客遊吾土輙以璺知名渊中今年垂七秩矣生平湯劑全活自通都大邑以及下里窮鄉殆不可數計迺君恒不自滿足復慮一人之仁蔑能遍咸寓内則以間日類集試驗諸

方括為短歌數十百首至病情稍涉疑似反掌死生者又緒為諸論以剖析之其取效若符左劵其闡微若燭秋毫且俾世之學流一披閱閻旬月之功可人人抱其術以仁壽天下噫是何其慮之精而識之邃也明興才諝輩出自學問詞章以至百家衆技類能駕軼前古獨醫門眇覩其人王綸氏之襍著徑捷旁通最為方家尸祝而推之近日稍扞格而難行葢陽有餘陰不足固彦修不易之定論而寒涼膠膩銳情剋削或反以伐其天

和楚失而齊庸得乎此余身以疾嘗而洞徹其脈理者知李朱二氏世靡得而偏重明也君治蠱一以補中爲槖籥而旁擷諸名家佐之故病者獲其診視雖未必奏奇旦暮而算計見效往往迄於萬全其賢于剽輕詭遇之夫不待明知而後策也是編行君之仁且遍咸寓内即長沙諸公不得顓耀其美而余之言亦且與之俱遠故不辭而序以復之

印譜序

印章所從來遠矣自李斯以昆吾刀刻秦璽兩漢而下官私傳流博雅之士代有編集若王順伯吳孟思宋元諸模譜迄今雲間印藪會萃古今參伍載籍斯以勤矣迺余自髫丱客長安三十年來耳目覩記亡慮千百顧氏所録什九未逞葢承平奕葉陵谷遞遷蟲魚科斗之迹襍出于荒林大隧沈沙斷甓壞礎間固非一人聞見能盡蒐括也鐫印入國朝亡出長洲文氏父子世濟迨今後禘禰二家大抵待詔之工法為政博士之妙意為

師法勝者往往局于法之內而精意時詘而意勝者又往往溢於意之外而成法時乖𠜂二者而酌其中俾法不泥意而意能無𣫍法斯上蔡之真源而長洲之喆胥矣四明張大木年少才高以篆刻遊燕中余邂逅于黃生六治館軒軒然霞舉埃壒人也已視余所鐫諸印淳質典藻俊而弗治宕而弗流一展翫間古色蒼然隱映肴睫葢庶幾哉能𠜂量於法與意而獨擅其解者異時繇文氏而努力前規以馳騁於六代漢秦之列余固未

知其稅駕所也大木將歸越持譜詣不佞頓首曰入長安邁逢胡先生大幸遇胡先生而蔑能隻字等之乎亡遇耳顧得數語勒簡端梁也終身奉之噫子雲老不解事僕僕長安市卽奇字多識其何以語侯芭生生歸矣宿舂粮曳芒蹻長嘯入四明洞天讀靈文於上清石室迴視人間世六書得無復躋一格耶審爾其更鐫一石曰石羊生後身以寄我

兩都游草序

此張孟孺兩都游草也先是尊人佐虞以詩名鵲起介冑司寇王公葢嘗上客客之而淪躓中道余每讀伐檀諸集輙恨與若人並世而不獲把臂于東西雙弁間比入都晤俞羨長亟稱佐虞伯子孟孺其材詣亡謝迺翁余私衷愈益嚮往焉顧一水盈盈即奇偉菰蘆亡從物色是秋始遘伯子湖上未及問姓名别去去明日而羨長以八行來謂乍所邂逅即孟孺其人今且持所業謁門下矣余倒屣出迓視其狀孤雲野鶴翩翩然亟拂席

命坐坐定命酒酒至命酌微醺抵掌揚扢古今語語埃壒之表余傾耳側聽不自知膝之前於席而席之前於賓也已孟孺袖中出一編長跽進余曰惟先君子之臭味門下也敢介俞君而以蠅附請余展卷疾讀之韻高而曠思沈而澹調逸而新如片石孤峰清池皓月興象泠泠標揭人外即驟見似坦易無奇也者而微詞雋致引之彌長而繹之彌遠達其材竟其詣亡論跨竈異時以較孫仲謀氏之于破虜堅庸詎難于步伐也嗟乎詩

自三百下迨弘嘉漢唐以還于斯為盛頃者儀璘匿景燐㸌當空衷詭尖纎之態沁人心目孟孺方考業兹時而亭亭獨上一舉而盡湔之非誠所謂穎脫于塵坌而軒舉于闤闠者哉憶瑯琊次公疏世說謂玄晏文匪三都亡傳理余絕嘆為名通兹孟孺兩都雖寸臠片胾居然有振衣千仞意而余言謬以糠粊抗顏前導而弗辭者知孟孺之必傳于是編而不佞且並傳于孟孺也

李仲子集序

吾郡李仲子能茂天才瑰邁奔逸無前自束髮為詩歌已駸駸有吞虎食牛氣里中先達或以年少易之覩其落筆吐語驚人句相屬咸逡巡却避其鋒仲子顧弗以自足也益肆力劌心友千古士於漢則兩司馬於魏則三曹於唐則杜甫明則李夢陽李攀龍弱冠補邑弟子員為督學使者蘇君禹識拔已縱遊秣陵吳會閭卒業弇州四部乃擊節大嘆咤曰起八代之衰者其斯人乎亟陳啓自通纚纚數千言弇州大奇其材數寄聲不佞

于國有李子子其知之余唯唯庚辰之夏有持刺叩門者自稱東陽李生余方飲投箸踉蹡出屣不遑倒既執手晤言扢揚上下遠自昊穹近迄昭代亡弗懸契則又起大嘆咤曰與子同里閈三十年而毋相值微今日者幾失之余非夫哉今而後所不以不朽謝子有如日余忻然而笑莫逆於心遂定盟焉自是仲子歸彌月輙有所撰述輙走尺一命蒼頭三百里持詣余凡仲子所為文大都陶冶秦漢偏長獨造則記問啓札為尤每一援

筆大者河決瀾倒雷厲飈馳即寥寥隻詞亦委篤雋永妙思横流采絢溢發總之神動天隨非斤斤研墨畦逕者詩歌則其生平精力萃焉七言律之高朗鴻麗五言律之嚴雅清新高者揖讓開元平者馳驟元和諸子歌行絶句時有離合淺不逗俗深不墮魔至五言古則幾逼建安吾嫠中千餘年所僅有也總之仲子天才絶出而又能師古匠今焚舟舍筏厝力篇章故克以少壯之齡驟臻此域過此以往余弗知其所稅駕矣仲子素茂

視一第以青紫可芥拾既數困諸生默默也又以好吟故嘔血久憊卧床蓐間一旦籍其生平製作洎雜文若干篇緘奚囊授余曰以不朽累吾子茂曩昔所息壤於吾子者在耳而僅僅若兹命也吾子其謂何噫仲子休矣千秋之業旦暮且而屬矣而且務攝藥餌抑思慮專精神而又年甫壯業甫就名甫走宇内而未克彰造物者忍以彼其材畀子而竟夭閼子中道乎吾為子序焉為異日先驅計可也仲子字允達父青州公亦能詩饒

著述有集行于時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二至八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閻澧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三

明 胡應麟 撰

序六首

黄說仲詩草序

越山川瓌麗甲天下錢塘富春四明三竺南北二雁幽奇靚峭薄海外内罕與倫適天台尤以靈蹟著石梁亘空瀑流盻道赤城之標高揭萬尋曩讀晉孫綽先生賦

輙豪興勃勃如神遊金庭玉壺與二仙姝目成霞外者
亟思拉同好偕往庶幾晨肇之一遇而難其人丙戌計
偕晤李大將軍劇談天台黄君説仲不容口心翩翩慕
嚮之明年扁舟淮汭謁世叔通侯則説仲儼然在焉把
余臂懽劇欲狂中夜造膝欵言縷覶洞肝腹已袖出是
編進余曰不佞寤寐吾子三十年于此矣惟是不腆敝
帚不敢有所隱也敢悉索以累下執事余受讀卒業而
三嘆赤城之郊磅礴欝葱之氣至説仲而彬彬盡洩也

說仲故天台世家蚤歲才情蔚起與蔡儀制稚含王黃門永叔結詞盟東海上而厥先宗伯公縮實從世叔王父文成公游世叔以勲胄仗鉞登壇龍門崖岸一代景附說仲首居戎幕為上賓操觚授簡而外元戎喜怒一切置若罔聞也者獨棲丈室坐蒲團如苦行頭陀浹旬足不履戶閾童子鑽穴聚窺第聞喉吻間隱隱囁嚅聲兩手伸縮往來攄棐几作推敲狀時而掀髯時而拄頰得句踉蹡起探赫蹏掌許錄之句累成篇篇累成卷卷

累成帙帙成則世叔趣為剞劂行諸世說仲用是愈益自信發舒瀝思覃精亡虛日亡論魯連郤秦馮驩振薛毛遂激楚古岩處畸流往往有以殊勛奮記室者而說仲規圖大業迴睨諸人漠如也今總萃其生平詩歌為什亡慮千數計為卷亡慮十數計左提右挈大都得之世叔為多選體之夷曠雍容長短句之輕新婉達合作置鹿門輞川嘉州集覓不易辨五七言律絶亭亭獨上百尺無枝朗抱沖襟汎洗塵俗清者大歷旨者元和淳

者咸通質者長慶司空皇甫姚鄭復生說仲無忝孟季
鄉先達載式之輩宋渡南號巨擘較說仲才或少羸以
格貌乎卑膛乎後矣始說仲名籍郡諸生中棄去佔俾
弗習習詩歌詩歌成而佔俾廢迺余嶔崎濩落放情宇
宙胥國能家武失之令頭顱業俱種種而邂逅合并窮
途得微赤城之靈果有意吾兩人者之為慈山主耶吾鄉
黃初平煉藥處去天台僅僅數百里旦夕曳敝青鞋入飛
流懸瀑中覓晨肇曩時遺蹟胡麻之粒庶幾一載遇焉即身

後不朽名付諸蝸沫區區人間世雞肋其何足以攖之說仲亟從余歸矣二仙姝振衣霞外遲余與說仲久矣

王生四遊草序

余識王山人在癸酉甲戌間始山人在瀫上從諸年少飲狹斜一日避逅余當壚酒家問姓名踉蹡前揖曰象不敏蓬遊江湖習聞胡先生稔矣迺何幸於此獲一當先生亟罷飲持刺候余門余與語移日壯之以千秋大業𠋫焉山人悅盡謝諸年少而從余學詩俄挾筴辭余

走秣陵謁李惟寅太保閒問中絶三十載丁酉夏余羇臥武林忽閽者以山人報余聞倒屣出覩山人乘高軒擁上駟從蒼頭五六翩翩來其風度亡少頽于昔而意氣神貌油然睟然盎然殆非復吳下蒙也余甚怪且慰趣呼酒坐山人語之曰自子之去吾溪上一時過從朋舊聚散浮沈不知凡幾變遷矣而吾與子若魯靈光迄無恙茲復合延津謂造物者無意乎胡以巧為吾兩人地若是也子别吾三十載矣中間蹤迹何方交游何人

佔俘何狀其悲有以語我來山人遽從囊中出一編避席長跽曰微先生問之象固且從容請之始象辭先生走秣陵已遂由秣陵入燕悲歌黄金故臺覓慶卿漸離不可得則復南邁而之楚浮洞庭汎雲夢弔二妃九疑蔡竹間則復西折而之蜀挽舟巫峽瞿塘白帝躡草蹻三峨嵋洋洋乎震旦第一觀矣則復益西南折而入滇窮竟碧雞金馬昆明黙蒼聲迹幾達于緬甸富良而後以吾興盡而返吾初服大都五岳之勝得於吾之杖者

亡慮十之九九州之內得于吾之目者亡慮十之六六合之外得于吾之耳者亡慮十之三生平感遇忻戚紛糾萬端一于吾詩歌發之是編固曩昔先生餘敎也不揣微惠一言附異日青雲之末先生卒卒寵施之余讀之喟然擊節曰有是哉子之遊也今寓內名能詞賦不啻數十百曹大都矜幅尺樹門庭高者自托于狂恠怒張而卑者纖阿浮狡優童市娼角容澤甚且折輩行捐泉布博游揚之口于曹丘而韋布之鮮修者酗酒踞坐

籍口灌夫禰衡致廟堂之上吏議主逐客而山林之下明詔忘求賢葢詩道與游道迄于今胥病矣卒之聲稱隨泯于月旦而行履蔑能逾尋常固也山人發軔海東攜一劍自南而北復自北而南至接壤南交西竺而後返覩其人五尺恂恂匪有乘蹻履風之術而周歷四表若步武於宫中此庸詎可以聲音笑貌異耶余讀山人詩一再過清而婉秀而宕新而弗刻高者毋為亢卑者弗納于衰葢粹乎一規于風雅之正而絶出于晚近儕

流習尚畛畦之外者固宜愈遠而游亡弗得狎䳇結偶雕題而坦然戶閾無礙也余別山人溪上且易世即詩歌屐倍茲編而足迹自燕吳齊魯外無能越一境余固甚愧山人者而胡以敘山人詩以山人沾沾余言甚力也姑援筆紀其歲月且以徵余之知山人三十年猶旦暮云

林貞耀觀察霞瓻草序

國初稱才之盛者無若吳下四傑嶺南五子咸彬彬合

軌一時云而閩中以才著稱者凡十較二方不啻倍之而林員外子羽又翹然為十人者之冠鄭繼之王道思崛興弘德嘉靖間迨今日而閩闈詞章幾于家靈蛇戶罔象矣而閩之尤稱極盛者亡若晉安之林榮名奕葉焜耀于一門三世之中父子弟兄更倡迭和而山林枯槁之言望之自失若今觀察貞耀先生霞瓿草其一斑已先生王父文安公尊人文僖伯氏文恪皆以良史之才擅藻木天聯翩八座其鴻裁巨軸紬之金匱石室而

播之通邑大都者固已人人講習之而先生特以蚤歲成進士敭歷中外已而養高岩穴十餘年所而以其生平全力萃於詩歌吟咏故尤為精詣亡前其體自河梁以迄輞川無所不懸解其世自黄初以迄大歷無所不馳驟其人自蘇李以迄錢劉無所不取裁玆所傳覆瓿一編不佞麟受而伏讀未嘗不三擊節也五言選體温裕和平薄太康而上之而五言律為尤勝如茂林豐草幽谷長松味之亡窮索之逾遠七言近體清融婉亮兼

天寳而有之而七言古為尤超如流水行雲迴風急雪排蕩莫測操縱自由他如大篇長句邑麗而春容莊嚴而富縟短章孤絶優柔而閒曠逸發而穠纎卽鼎中一臠全牛固已目中大都先生之治詩才高而絜之以法氣厚而標之以韻骨澹而永之以思情與景適象與境鎔比興彌深而觔節靡減盎卓然自名一家而侈大三世之傳籍第令陸氏兩生見之君苗焚研之弗暇而敢以三都覆土瓿也嗟夫古今所炫稱簪紳閥閱極於漢

之袁楊顧其人菁華不少槩見唐之賓宋之蘇蟬連競爽而率壈坎宦途求其膴于仕者一不可得又僅僅一載傳而驟止以今先生較之通塞久近其果孰與仲多故不佞竊以先生一門殆造物者陰縱完畀詎惟昭代亡兩亘古今罕覯其倫非虛語也而不啻已也先生從子計部郎天迪方以文辭雄藝苑不佞嘗序其詩謂閩有兩林員外行且嗣先生之業而益傳之無窮而林之獨盛於當代也行且不可以世數計敬因先生命序而

陳說私所艷慕如右侯尚論者執余言為左券云

李臨淮青蓮貝葉二藳序

夫絳灌無文隋陸無武才之難兼葢自古嘆之云迺仲尼稱有文事必有武備詩歌吉甫為憲萬邦而春秋美晉郤縠敦詩書而說禮樂此其人寧亡一二槩見也豈歷數盛衰固人材所繇高下而瓌偉殊絶命世之英挺生間出則造物者亦有時而獨縱其全與漢李少卿首創五言河梁諸篇上繼三百惜也没身塞外摧敗之功

靡足自贖樂師以雄畧佐文皇混一縣寓而輓近世所
傳兵法龎猥錯襍薦紳先生罕言之兩君子皆曠代人
豪奮迹行伍揆諸二者猶戛乎難兼若此矧世胄勲華
身際豐亨豫大之朝而坐極膏粱都治之奉即父祖箕
裘置為長物而詞章瑣瑣奚足以云此余上下數千百
年而不能無心折于余友李惟寅氏也惟寅故歧陽冢
嫡髫鬌從尊大人楚游白雪山房一編海内喁喁亟稱
寡和旣用才諝受知當路宿衛羽林慨然遐思迹古作

者與余輩結社華陽當代大家名流瑯琊歷下武昌新蔡長興南海之倫朝分廷而暮造膝而尤喜折節寒賤之士士挾一長操一曲靡不躡屩而走臨淮嘉隆慶歷之間風雅大弘詞場四闢上自王公下訖韋布洋洋纚纚同聲合轍咸惟寅作新振起之即古鉅匠宗工身關世運隆汚者曷尚焉迺惟寅迄未嘗以文事詘武備自居督府守陪京極而位元戎列師保百萬之衆操縱掌握登壇忼慨宇宙肅清當西夏羙兵東境竊發中原士庶

岌岌皇皇惟寅坐鎮廟堂聲色不動而長鯨折角羸豕獻俘窮髮頑酋匍匐請命卽古重臣元老身係社稷安危者曷尚焉迺惟寅迄未嘗以武備輟文事功名日起閥閱日崇九域之人望焉而震而吐哺結襪念弗少衰花晨雪郊大集名勝據胡床而揮彩筆一篇一咏甫出而人爭誦之以及羽書紛沓尺素淋漓頃刻百函交授並發令其製作大都裒成巨集若青蓮貝葉二藁可較覩已其格也典贍和平而盡削巉崖詭峻之狀其調也

清融亮節而一掃尖纖浮曼之風其神情之來颾如翼如如登九成之臺招閬風而飡沆瀣其色澤之傳温如𤏲如如入萬花之谷濯春月而坐氷壷讀之而泠然大雅之音歆之而雍然泰和之象明一代詩求絶去宋人唇吻而一禀于大歷開元者舍惟寅將疇歸耶蓋語文事則篇章接軌隴西而勲勞遠邁語武備則韜鈐比蹤衛國而藻繪彌光非所謂瑰偉殊絶文武兼資崛起于珥貂横玉之中而併包乎垂紳貫札之業若春秋雅頌

所稱述三軍司命萬邦為憲者否耶然耶余與惟寅交
總角迨今逾三十載人謂知惟寅者世莫余若而余亦
謬自謂能知惟寅輒因二集之成而備述其生平梗槩
如右後世子雲者作庶幾哉以不佞為知言雖然余之
知惟寅與世之艷耀惟寅特功與言二者其篤而論之
謂深知惟寅未也惟寅宿根夭植少即棲心玄寂皈依
太上之初故所居齋閣一以青蓮貝葉名之其意旨較
然可覩異日者屣脫浮榮出函關而化西域即山河大

地彼且一切空之而奚有于二者噫嘻淺之乎余之所以知惟寅矣淺之乎余之所以知惟寅矣

瑞雲樓藁序

自昔名世偉人肩將相文武之業者葢莫如漢之諸葛武鄉逦唐宋以還胡寥寥弗遘見也逮明而吾越兩文成後先並起括蒼劉公伯温以雄略翊真主而以其餘事偕高楊輩振一代風雅于明初會稽王公伯安以雄略戡大艱而以其餘事偕李何輩振一代風雅于明盛

余嘗慨慕兩公與一為之執鞭弭而阨于世代之弗相及而猶幸得交王公之後若今通侯世叔君者余讀其瑞雪樓藳未嘗不三嘆息云世叔為伯安先生冢孫髫髫即以清標令望照映蟬冕嘗邂逅不佞李惟寅第中恍然天際真人令人俯仰自失稍長輒以弓裘自奮居恒有馳伊吾絶大漠之想凡所為挽强執鋭披堅躍駿介胄之士見謂縮朒難勝者率道之談笑間既身襲龍陽公封以列侯督樞筦董江防其雄才大略若龍泉太

阿陸試犀兕水試蛟鼉投之所向砉然理解天子亟心異之未幾遂有總理漕鎮之拜國家西北九邊數十百萬之衆朝夕待命世叔建朱節震華鼓舳艫載道芻輓如雲廷中翕然擬之長城大樹迺世叔不惟韜鈐冠世而閒推其餘力于文事尤矯矯絶出一時每臨江而横槊出塞而據鞍分閫而運籌登壇而仗鉞以至留賓西第乘興南樓坐嘯霜空輕裘雪夜興會所觸一發之於詩歌若今黄君說仲所校輯瑞雲樓稾特其鼎中一臠

巳余嘗受讀卒業竊以世叔之詩揮洒性靈淘浣風骨思深以遠緒密以清于情靡弗達而禦之以格于景靡弗會而諧之以調于境靡弗探而裁之以法于體靡弗備而標之以神莊嚴而清廟明堂華重而大弓寶玉婉暢而行雲流水奇峭而白鶴朱霞纖穠而芳草落花間澹而長林藂薄蓋世叔於詩歌絶去彫鏤刻削浮曼兒女之態又概不為牢慅憤鬱無病呻吟之詞而一稟于三百篇十九首優柔平中之餘韻真渢渢乎大國風哉

無論諸徹侯中邈焉寡儔藉以韋布苦吟之客挾其一技以與王公大人爭千秋萬世于身後者其能德色所長以自侈于世叔否耶異時近述遠宗屹然為東南赤幟俾吾越兩文成故武有所恃以永永弗墜匪世叔而疇其人耶雖然伯溫氏啓運國初高楊諸子大都因襲元政伯安先生崛起弘正間李何甫洽業已游精太上駢拇藝文故嘗竊謂兩文成勲伐品流誠超百世而詩歌猶若弗能無待焉者今六合為家八荒重譯即世叔

雄才大略嬈嬓兩公亦將局於時之亡所試獨聲律自嘉隆再造幾奄黃初竇歷而有之當此時氣運之隆較前人不翅倍屣而世叔夙以鴻篇鉅藻驚弇州之座且春秋鼎盛中嘗歛然自下若溟渤之受萬流彼其稅駕之所余惡得而窺諸日新富有挈斯道之上乘主風雅于一代視兩文成之世奕奕乎有光焉世叔所躬自期待意在茲乎將相文武之業行且于其身卜之而胡以云唐宋以還寥寥寥也

西湖百咏序

武林山川勝絶錢塘天目等區為東南遊賞甲而西湖之韶靚穠麗尤震旦國第一觀澄波鏡空萬頃如席外環三竺傍峙兩高玄宫梵刹四百八十金銀丹雘照耀其中恍惚窈冥殆匪人世始余讀穆天子東方生書輙謂寓言亡當比周歷湖上迺知方壺員嶠聚窟閬風諸書所談境界即此而世人弗詧類馳想于大瀛窮髮之墟致足哂也自秦并六合祖龍車轍幾遍域中迺燕楚

晉梁往蹟眇覯而吾越遺事簡冊班班籍人口吻得微以神仙藪穴靈藥易求故耶古今題咏香山眉山兩刺史而下充棟汗牛田氏志餘益嘗備載顧前人所賦或總挈大凡或標舉尤最湖中景物軼漏滋多迨今黄刺史禹鈞百咏出而毫髮無遺憾矣禹鈞故富才情饒纂述筮仕一州意有弗欲翻然拂衣邁往大業樂武林風土妍美遂定居焉紫陽之麓咫尺大堤闕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二